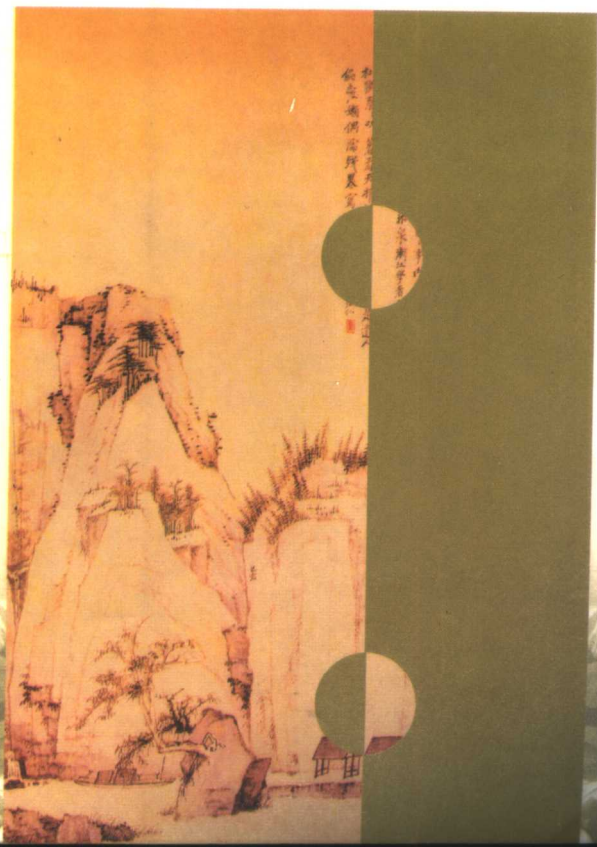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笔记小说

水奴

孙方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笔记小说

水奴



孙方友
著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54646

432943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 妓/孙方友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

(当代名家笔记小说)

ISBN 7-5354-2183-0

I. 水…

II. 孙…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822 号

责任编辑:李正武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黄冈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2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5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662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孙方友 男，1950年生，河南淮

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作协理事，河南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中国作家》、《大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作品400万字，作品曾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等报刊转载，并收入《全国短篇小说年选》(1987、1992、1994、1995、2000年度)、《世界华文小说选》、《文豪精品》、《中国名家小说选》等多种选集。出版《女匪》、《刺客》、《孙方友小小说》等专著。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现供职于河南省文化厅某杂志社。

2467815

目 录

匪 婆	1	墨 庄	81
匪 医	7	集 文 斋	85
血 祭	11	会 文 山 房	90
血 流 之 向	16	龙 马 负 图	95
血 锈	24	逃 犯	99
泥 人 王	33	壮 丁	105
泥 兴 荷 花 壶	37	水 妓	109
雅 盗	41	鸟 女	113
猫 王	44	冰 花	117
绑 票	48	宋 散	123
当 印	53	师 爷	127
牛 黄	57	麻 祖 师	133
一 笑 了 之	62	盲 先 生	137
奇 药	69	张 少 和	140
阴 影	73	谷 中 阳	145
祭 台	77	吕 庆 广	148

水 妓

伍 西 曼	153	陈 州 银 号	202
李 阳 龙	158	陈 州 花 局	206
冯 建 儒	162	戏 乡 闲 话	211
陈 一 侃	166	颍 河 风 情 录	224
常 子 愚	171	祝 福 香 魂	237
陈 州 刺 客	176	梦 城	247
陈 州 二 杰	181	清 与 浊	262
陈 州 元 宵	185	残 梦	273
陈 州 影 戏	190	复 仇	283
陈 州 古 董 行	195	白 家 酒 馆	310
陈 州 金 店	199		

匪 婆
FEI PO

杨婆得知儿子入伙当土匪的时候是一个下午。那一天天气阴沉，空气粘稠地在人们的脸上滚来滚去。财主周二少对杨婆说：你家大娃当土匪了！杨婆为此一惊，细声问：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周二少说，昨天夜里去赎我儿子时，我看到一个蒙面土匪很像大娃，后来他不注意露出了手，我发现了他的六指！

杨婆的独生子大娃是个六指，村里村外的人都知道。

三天前，周二少的儿子被土匪周大炮绑了票，枪声响了半个多时辰。听说周大炮要周二少准备三千大洋去赎儿子，看来周二少真的去了。周二少去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家藏万贯，才有那么一个儿子。

我儿子不会当土匪的！杨婆固执地说。

周二少笑笑，就再没说话。周二少走了。周二少走了老远突然又站住了，扭脸对杨婆说：大娃失踪了半年之久，他不是去当土匪去干什么？

大娃说他外出挣钱去了！杨婆抿了抿额前的白发说：大娃不会去当土匪的！

大娃当土匪不当土匪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怀疑！因为那个蒙面汉子太像大娃了！周二少说。周二少说完又转了身。周二少蹒跚走动的样子像是充满了狐疑。

从此以后，村人见了杨婆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杨婆望着人们躲躲闪闪的目光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他知道这是周二少有意无意放的风。言外之意，若大娃真的当了土匪，他的儿子被起票就与大娃有着脱不清的干系。

杨婆很窝火。怎能凭猜测诬陷好人呢？她忿忿地想。她很希望大娃在这种时候很体面地回来。若大娃体体面面地走进村里那些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谣言消除了杨婆才能重新回到过去的和谐温馨之中。于是，她每天站立村头，盼望着儿子大娃早日归来。

可是，大娃仍是没有回来，连一点儿信息也没有。

杨婆慢慢动摇了自己心中的那种信念，也开始怀疑大娃是否真的当土匪了？她开始怕见四邻，目光躲躲闪闪，甚至连头也抬不起来了。杨婆越活越压抑，眼见就要撑不住了，便决定去寻找大娃。

杨婆到处打听土匪周大炮的信息，翻了一座山又翻了一座山，走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座深山老林里找到了周大炮的匪巢。

周大炮见陡然来了一位老太婆，很是惊奇，问：你老人家怎么摸到这里来了？

我来找我的儿子！杨婆说。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周大炮问。

我儿子叫大娃，杨婆说。大娃是六个手指。

周大炮笑了，说：我的弟兄里只有一个六指，可他不叫大娃！

杨婆又失望又惊喜，连连地说：我要见见他！我要见见他！

那个长有六指的土匪被周大炮唤了过来，伸出了带六指的手。杨婆看了看那个年轻人，很气愤地说：这个周二少，怎能如此马虎瞎猜呢？我儿子的右手是六指，这孩子的左手是六指，怎能就说是大娃当了土匪呢？

杨婆说她要回去申明真相，为自己为儿子洗刷冤屈，讨个清白。周大炮说：老人家，你既然来了，就不能随意下山了！

为啥？杨婆问。

这是我们的规矩！周大炮回答。

难道你要杀我？杨婆脸上透出惊诧。

我不杀穷人，更不杀上了年纪的穷人！周大炮说：这山上除去我的太太再没有女人。我的太太很寂寞，你就留下给她做个伴吧！

杨婆当然不愿意，很直爽地说：这么一留，我儿子没当土匪，我不成了土匪了？

是的！周大炮说：你只要进了这个山洞，不当土匪也不行了！谁敢保证你不告密领赏？再说，你就是回去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周二少为赎回儿子花了三千大洋，他已恨透了我！他一定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做的孽，与我有什么相干？杨婆不解地问。

这本来也与你儿子没什么相干，为什么周二少连上了他？周大炮说。

杨婆语塞，好一时才说：那中吧！我看你也不是个太恶的人，就帮你几天忙。但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了机会，你要帮我儿子洗清冤屈哟！

那是当然！周大炮说，有机会我一定当面给周二少讲明，你儿子不是土匪！

杨婆见周大炮说得实在，就放了心。这时候，周大炮的夫人抱着儿子走了出来。周夫人的样子很善良，见了杨婆就喊大娘，喊得杨婆心顺口软，上前就接过了那个匪种。

周大炮的儿子刚满四岁，长得很可爱。他开初有点儿怯生人，一会儿就熟了。他先叫了一声奶奶，然后就在杨婆的脸上亲了又亲。杨婆没儿媳没孙子，乐不思蜀，一高兴，泪水就流了出

来。

可能是深山老林太寂寞的缘故，周大炮一家对杨婆很好，像对母亲一样尊重。吃的穿的，铺的盖的，全是从富豪人家抢来的好东西。周夫人说：大娘，我从小没娘，你就当是我的亲娘吧！你们不早已把我当亲娘看待了吗？杨婆沉浸在幸福之中，笑着对周大炮说：从今往后，你可不能再欺负我女儿哟！像是重新组织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因家中有了一位老人，周大炮带弟兄外出心中就少了惦记和牵挂，抢东西起票连连得手。每次回来，总要给杨婆带回好衣料，让妻子亲手给缝新衣。杨婆受苦一生，从没享过如此大富大贵，像进入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梦幻，一切都有种不真实感。有一天，她竟神经兮兮地对周夫人说：闺女呀，要是你弟弟大娃真在这山上就好了！

转眼过了几个月，杨婆吃得又白又胖。不想好景不长，有一天周大炮带弟兄外出抢劫，碰上了正规部队，全军覆没。地方武装见时机成熟，趁机捣毁匪窟，团团包围了那座大山，一点一点地朝前搜索，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山上除去杨婆和周夫人母子外，还有一个伙夫。不想那伙夫趁人之危，抢了些财宝逃走了。杨婆很犯愁，她抱着周大炮的儿子对周夫人说：闺女，这里有我，你带孩子逃个活命吧！周夫人哪里肯依，泪流满面地说：娘啊，你又不是土匪，怎能连累你呢？杨婆更是把不住泪水，哭着说：孩子呀，我活了这么大，没见过土匪。这回来到了土匪窝，你们敬我，疼我，把我当亲娘看待，让我享尽了荣华富贵！你丈夫虽是土匪，可他不害穷人！眼下官兵剿山，你和孩子固然没罪，可要是万一落到他们手里，那些富人是不会饶过你们的！

周夫人跪了下来，哭着说：娘啊，要活咱们一起活，要死咱们一起死！

那小孩儿搂着杨婆，哭着叫着奶奶。杨婆为孩子抹着眼泪，

心都碎了。这时候山下的枪声越来越紧，叫喊声已经很响地在山涧里回荡。杨婆擦了泪水，一把拉起周夫人，着急地说：孩子，再迟就来不及了！你从我来时的路下山，半坡中有个小山洞，先躲过这一天，等风头过后再去山下找我的娘家兄弟。他叫刘小，住在离镇子不远的东刘庄，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杨婆说完，急忙把孩子交给周夫人，收拾了一个包袱，把她们母子送到了山口下。

杨婆望着周夫人，一步三回头最终被密林遮掩后，就疲倦地走了回来。她心想自己一个老婆子，又没杀人放火，怕甚？杨婆没躲，只是静静地坐在山洞前的大青石上，小心地梳理着稀疏的白发。那时候太阳已落，霞光透过树冠映射在那片坡上，一片灿烂。秋风吹拢着枫叶，一堆堆如同鲜红的血。几只山雀在近处鸣叫，不知何时就盖过了枪声。陡然的寂寞颇使杨婆犯疑，待她扭身望时，身后不知何时已排满了黑洞洞的枪口。

杨婆被带下了山。

周大炮被消灭，又抓了老匪婆，县长很是高兴。庆贺一番之后，就把杨婆用木囚车装了，敲锣打鼓地游四门。

大概就在杨婆游街的那天夜里，大娃从外地回来了。大娃当然不知道母亲正在县城大牢内受苦刑，因为那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大娃思娘心切，一进村就直奔自己家的小草屋。可还未等他找到娘，就被周二少带人抓住送到了县城里。

周二少抓大娃很是理直气壮，因为他母亲去山中找他一直没回，而且当了匪婆，那他一定就是土匪！现在他母亲被抓获，他肯定是漏网之鱼！

县长见又抓了一年轻的，而且是老匪婆的儿子，更是高兴，当下升堂审问，要他们交出周大炮的老婆和儿子。

杨婆望了县长一眼，很认真地说：我是土匪，我儿子不是！

县长问：你一大把年纪，为什么去当土匪？

杨婆说：为了找我的儿子！

县长笑道：你儿子不是土匪你为什么专去土匪窝里找儿子呢？

杨婆说：周二少说我儿子是土匪，我不信，就去土匪窝里找！我没找到儿子，就被周大炮留下来帮周夫人看孩子！

县长问：谁能证明你儿子不是土匪呢？

杨婆说：山上的人都死光了，眼下唯有周夫人可以证明！

县长大度地说：那好吧，只要你帮我们找到周大炮的老婆和孩子，我就可以拿她当证人，放走你的儿子！

杨婆语塞。

杨婆痛苦地望了儿子一眼，哭着说：娃啊，娘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我不能忘恩负义，为救你一个毁掉两个人的性命……娃呀，你恨娘吗？

大娃哭着说：娘，都怪我命苦呀！原想出去凭力气挣钱养活娘，不想被孙传芳的部队抓了伙……娘，是孩儿不孝，让您受了连累！

这是命！杨婆很硬地说。

母子二人相望一眼，抱头痛哭。

第二天，杨婆和大娃母子就被双双砍了头。两颗头颅分别悬在城门口两侧，悬了七七四十九天。

由于天气渐冷，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那两颗头颅仍然鲜血欲滴。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像两朵刚刚绽开的红牡丹。

匪	医
FEI	YI

陈州朱家，世代书香，不想到朱昌幼年时家道中落，几濒破产。朱昌少年聪慧，入塾就学则出类拔萃，诗词文赋一点即通。稍长乡试中名列前茅，常手执书卷，会遇同生谈笑，口若悬河，在街邻间颇有名气。然而朱昌天生羸弱，12岁大病，卧床数月，奄奄待毙。适逢武当山黄善道人来陈州，闻知登门诊治，朱昌才幸免一死。遂拜道长为师，每日随道人习道、习医、习文。20岁那年进缺，被任安徽亳县知事。不想赴任途中，被土匪掳掠，匪中缺医，故不杀留用。

匪首姓周，叫周团，很尊重人才，特意给朱昌腾出一间房，抢来草药、医书和百屉橱柜什么的，算是开起了个小诊所。朱昌走不脱，索性安心习医，开始博览医典。什么《内经》、《医宗金鉴》和《本草纲目》诸类，皆熟记于心。

医道贵在临症、临床经验，读书再多也是成不得名医的。一日，朱昌对周团说：“如若常困我于此，将来会延误众弟兄的！”周团问何故，朱昌就直言相告，说是如此闭门修医，只能越学越庸，医不得大病的！周团想了想说：“那就让你回陈州开药堂，由我拿底金。只是弟兄若有疾，送到你那里，你可告密？”朱昌笑道：“我已成匪，告人不是如告己吗？如若不信，我可写一伙伙的证据，交与你！”周团不客气，就让其写。朱昌写了，让人

读一遍儿，然后按了手印儿，交于周团，周团笑笑，当下取出数银，交给了朱昌。

朱昌回到陈州，用周团的底金盖了药店，便开始坐堂。朱昌的药店名叫“隆昌药店”，店面很阔。只可惜他在医道上没名气，生意很冷落。一天，陈州富豪顾仲之妾患病，让奶妈子请医，那奶妈便请了朱昌。民国时期，一般草药很便宜，但诊金不低，而且医生名气越大诊金越高。朱昌没名气，诊金自然也低。那奶妈子为措诊金之油才请了朱昌。朱昌到了顾府，给顾太太就诊后说：“此病无大碍，三五日内定痊愈！”

没想到两天后清晨，药堂刚开门，一群人围在门口，那奶妈子指了指朱昌说：“就是他！”一时间，“隆昌药店”周围街头巷尾皆被惊动，莫不哗然传道：“朱昌治死人了！”

朱昌被挟持到顾府，财大势大的顾仲怒气冲天地指责朱昌是庸医，把他的姨太太害死了，要朱昌说个明白，不然就打个半死，然后送官严办。朱昌甚感惊诧，说：“这不可能！”顾仲说：“人都死了，还有甚不可能！”言毕，命人将朱昌暂押起来，然后处置。朱昌说要杀要剐应该要我再看看我开的处方。顾家仆人便取来药方让他看。朱昌细看药方后大声疾呼：“我没错！我的药方子没一点儿错！”

顾仲虽有钱有势，但不霸道，听过朱昌申辩，便命人请来陈州一名医鉴定药方正误。那名医看了药方，对顾仲说：“贵夫人之病未误诊，恐有它因！”顾仲急忙传讯奶妈子将药渣寻来查看。看了药渣后，朱昌顿足道：“快把熬此药的药罐也拿来！”奶妈子遵嘱拿来了药罐儿，朱昌接过一闻，递给那名医说：“药无误，药罐有弊！”名医接过药罐闻了闻，颌首，问顾仲：“此罐以前作过何用？”这时候一老仆走进来，一看那药罐大惊失色：“那是给老爷太太们熬鸦片的罐子，怎能熬药？！”

真相大白，朱昌松了一口气。他捧着那药罐，感慨万千，最

后对顾仲说：“能否把此罐送我做个纪念？”顾仲面红耳赤，急忙应允。为了赔礼，顾仲将披红的朱昌扶上礼彩黄包车，在陈州名医的陪同下，一路鞭炮不停地把朱昌送回了隆昌药店。从此，朱昌就响遍了陈州城。

周团听说朱昌在陈州打响，很是高兴，时不时来看看朱昌。弟兄们有了病，不是化装前来就诊就是把朱先生请进匪巢。朱昌进匪巢，大都是夜半时分。一旦快马来报，说是周爷有请，朱昌就毫不迟疑，骑上马随人去了。到了匪巢，周团对朱昌很看重，称其为先生。每每看过病号之后，总要设宴招待一番。一日，酒过三巡，周团对朱昌说：“你现在已成了名医，不怕当匪烧身吗？”朱昌说：“周爷这是哪里话？我朱某说话一言九鼎，当初不就写了证据交给你了吗？”周团呷了一口酒说：“尿尿，那是当初唬你哩！其实，那张纸早让我揩屁股了！”朱昌信以为真，笑道：“周爷毁了证据我更胆大，因为我不是匪了，就是被官府抓到我理直气壮！”周团笑道：“就凭先生这句话，我周某不枉来世一遭儿！因为从土匪窝里走出了一代名医！”没想周团言毕，突然变了脸色，正经地对朱昌说：“日后富豪家再请你就医，你要多留心，把院内的地图画出来，以备我劫舍用！”朱昌一听，双目发直，怔然了许久才说：“周爷，这样干恐怕不合适？”周团阴冷地笑笑，说：“不是为这个，当初我会拿本钱让你去开药店吗？”

朱昌心里明白，周团手中仍然放着那张证据，如果不干，后果不堪设想，不但毁了半世英名，怕是再不能救死扶伤。万般无奈，朱昌只好先应允下来。不想那周团十分狡诈，当下派一名亲信去到隆昌药店充相公，说是只要有富豪家相请，当晚必须画出地图，交给化装相公的这位弟兄。

这样一来，朱昌就搪塞不过，每有富豪家请医出诊，回来后必得交出地图一张。为此，朱先生就有了心病，每次出诊，双目老在人家的庭院里转来转去，只顾思想那张草图如何勾勒，却分

了医治病人的精力。慢慢地，朱昌的名声就低落下去。

后来，陈州几家富豪连连遭劫，朱昌心中就很不安。他像犯了弥天大罪，给人看病显得双目游离，如鼠出洞。一日，周团染疾，又请朱昌去医治。朱昌想了想，就带上了当初让他扬名的那个药罐儿。

到了匪巢，周团一看到朱昌带来的药罐儿笑了，对朱昌说：“当初为让你扬名，我费了不少心机！难道你还想二次扬名吗？”

朱昌一听，目瞪口呆，禁不住双手一松，那药罐儿“咣”的一声摔了个粉碎……

血 祭
XUE JI

土匪打开寨子的那一日天气格外阴森。山风从很远的地方赶进来，旋卷着枯黄的落叶和纸屑儿在小巷里飞舞。天空中浮泛着厚厚的灰黄色。大街上几处着火的地方偶尔闪跳着光亮，没有烧尽的椽子、棉絮和桌椅冒着一股股的青烟，纸烬和布灰在地上随风拂动。刺鼻的焦糊味儿在人群的缝隙间萦来绕去，使人禁不住想起许多年前镇子里一家布店半夜里突然起火的恐怖景象。

十字街处的开阔场地里集中着这个镇子里的男人和女人。土匪们凶恶的呵斥声在四周炸响，给人以心惊肉跳的感觉。几条丧家犬夹着狗尾在很远的地方对着匪徒们狂吠。随着悠扬的枪声，一条狗呜咽着倒在了一家店铺门前。污浊的血液顺着街面朝凹处流淌，腥腥的气息开始随风弥漫。

那时候土匪们已开始挑拣孕妇。十多个孕妇相继被拉拽到路口中央。有土匪从一家店铺里抬来了一条大沙缸。空缸着地的“啞啞”声响得缓慢又迟疑。匪首随着响声走过去，望了孕妇们一眼，然后伸出毛茸茸的手像摸西瓜般挨个儿抚摸孕妇们的肚皮。孕妇们凸起的肚子在那个阴森的天气里抖擞，跳奏出生命运动的乐章。匪首摸完了肚子扭转了身，一股强劲的风顺势刮了过来，使他那支扬起的手臂活像迎风屹立的船桅，显得苍劲而伟大。几个匪徒应声而上，虎虎地架出一个孕妇，让她叉开坐在了